

夏日物语

蔡安阳

晨起，阳光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脸上，我没有睁开眼睛，只是静静听着窗外的鸟鸣，感受空气中尘芥轻扬，仿佛晨光在绿叶上激起的光晕，都郁郁着夏日的芬芳。

夏天的世界是纯粹自然的。没有哪个季节比夏天更加真实，初夏色彩斑斓，时夏绿荫浓郁，夏末绿褪青黄。无论哪种色彩，浓郁都是夏天独有的味道。若要说不接近自然的颜色，绿色，当之无愧。它是夏天最美的色彩，虽在烈日灼晒之下，却展现出勃勃生机。我爱夏日里浓郁的绿，自然少不了夏日漫步。夏日漫步，公园是个好去处，尤其在夏末时节，空气中少了燥热，流动的清风带着大自然原本的味道，拂去额角的汗珠，那种凉爽，沁人心脾，远比在26摄氏度的空调房中更让人感到惬意。

夏天的世界是清澈透明的，阳光下的世界一切都显得纤尘可辨。夏天的天空是幽幽的深蓝，而云却是成团的白色棉絮，有时云会从天空的一角缓缓地溜达到你的头顶，为你遮去一

片强烈暴晒的阳光，换取片刻的阴凉。站在湖边，望着“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心中漾起涟漪，随波开去。“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此时我也愿化为一条小鱼在莲叶间嬉戏。公园一角，小情侣站在刨冰摊位前正选着各自钟爱的口味。看着冰片在机器的研磨下纷纷落下，晶莹清透，一点点，一片片落在人们的心头，成了夏季独有的味道。

夏天的世界是慵懒放松的，尤其在午后。像邹波曾写过的“那个下午，云朵下伸出太阳的无数只脚”。明媚的午后，太阳是慵懒的，以至于阳光下的一切都散发着慵懒的气息。老街的庭院，院门敞开着，阳光洒落，穿透了树叶，地上光影随风晃动，一片斑斓。树上单调的蝉鸣伴随着树下竹摇椅有规律地“吱呀”声，仿佛为花甲老人演奏着催眠曲，敞开的书册扣在膝盖上，蒲扇放在胸前，时不时轻摇一下，旁边摆着一壶清茶，此时茶香正浸了阳光随着书墨香环绕。老人脚下，一只虎皮黄猫，蜷卧着，时不时用爪子捋捋胡

须，却始终眯着眼睛。我走过庭院，特意放轻了脚步，生怕搅了老人清梦。

夏天的世界是奇妙纯真的，而这份纯真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孩子。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绝大部分离不开夏天。因为夏天有大把的时光来让他们放纵，尤其是从日落时分到星光满天。晚霞下，传来了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是漫长的午睡时光为他们注入了满满的活力，此刻他们需要尽情地释放体内的能量。你瞧奔跑着的他们，跳跃着的他们，或是球场上挥汗，或是跳房子、踢毽子，一个个不正像颗颗燃烧着的小太阳吗？在她们银铃般的笑声中，在他们霸气的呼喊声中，我听到了夏天的纯真，感受到夏天最奇妙的律动。

夏天的世界是光的国度。不知不觉，太阳消失在天际，但光并没有消失，天还没有黑下来。这个时间孩子们依然在狂欢，而中老年人也最为钟爱，加入孩子们中。你看，有的随着音乐迈起舞步；有的三五成群，手里摇着小扇，边走边聊；有的独自一人坐在长椅上望着人群，似乎回忆着哪段往



事……总之，人们纷纷走了出来，享受夏日的余光。

余光消散，天真的黑了下来。这种黑却丝毫不让人有寂寥之感。虫鸣声此起彼伏，似乎在在和嬉闹的孩子们比赛，看看谁的歌声更加嘹亮。孩子们虽然累了，倦了，却不肯承认，贪恋着夏日时光，久久不肯归家。

是啊，不肯归家，贪恋夏天的又何止是一个个小顽童呢？

林銓古渡

戴高山

倘若我们抛开历史，那一条古老的渡口就是一片长满锈迹的岩石。

除了红褐色的憨厚、古朴与坚实，以及系在石栓上那一段粗粗的缆绳，我们不会看见，数千年前巨大木帆船的身影，和那穿着粗衣粗裤的水手。

历史，已经远离了这片苍老且古朴的码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新兴的石湖港，及用机器推进的货船和渔船。

如今，偶尔出海的小渔船，只会添加一点游客的沧桑和感慨，过去的历史，为你保留下的，或许只是一个硕大的老船锚，几根残旧的帆木杆，三片两片几乎不敢触碰的碎布头；抑或是，唐风宋月所留下的、逐渐远去且支离破碎的旧碗古盆，破坛烂罐，以及让你浮想联翩的早霞晚云……

唯独，那一片宽阔硕大的礁石，那一条长石垒起的码头，那一个风中屹立的石室，以及，后人怀念的“再偕亭”，依旧永恒地存在着，正气凛然。

是的，一切都将随着历史的脚印，慢慢远去！

而黄昏的霞光，点亮了远处的大渔船和跨海的大桥；近处的灯光，刺激着我的思绪和敏感的眼睛。

从那条平坦古老的石坝上走去，脚下是黄昏融洽的光影深浅，横架过浅水荡漾的海滩，平直且坦然得像一条古老的苍龙，扑向海里。

这绝对不是我一人独自走过的码头。其间，岁月沧桑，有多少渔人商贾云集，有多少达官显贵交替。他们从这条水路涌向大海，又从这条水路踏浪归来。祖祖辈辈的脚印，没能磨穿脚下坚固的顽石，却踩踏出一条恒久的生命之路，生活之路，生意之路以及海丝之路。

近海处，那堆硕大天然的岩石上，立有一个拴着旧船缆的石栓，它和天然的岩石，已经亲近、亲和了许久。黄昏之下，光线暗淡，似乎极少有人愿意注意，那块岩石上人们不常踩踏的边沿和沟坎，长满了海蛎壳锋芒的尖刺和斑斑的白点，在亘古与新生之间，一代代生命不断交替、延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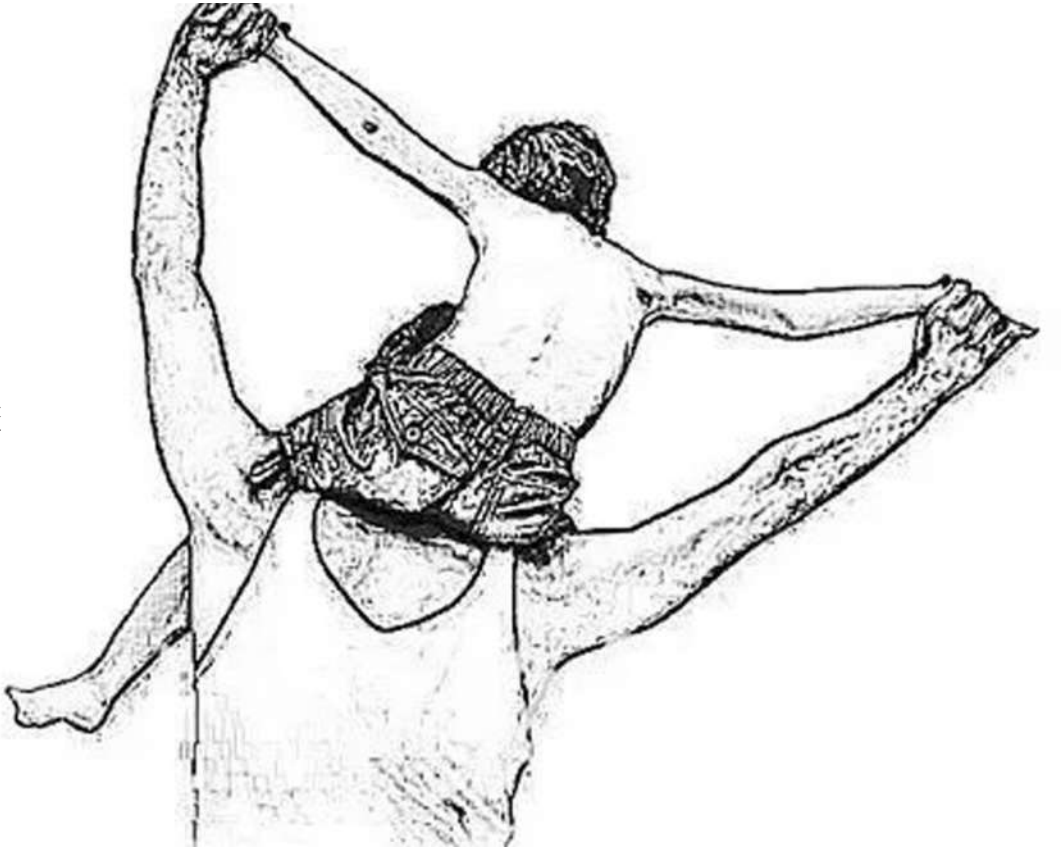
数千年前，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不知道！但我看见黄昏之后，有两个村妇牵手走来，长衣阔裤，体态悠闲且怡然。是的，她们从不出海，却在夏日黄昏之后来此，是来享受黄昏大海赋予的清凉和惬意。

我当然知道，在她们脚下踏过的岩石上，有多少往日村姑渔妇的脚印，它们让海水刷新了所有的痕迹！此时，我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却依稀能见，那两位女子面朝大海，望着跨海大桥亮起的灯光，凝视久久。

海风，拂动着她们流水般的长发……

父亲的礼物

胡美云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所在的砖窑厂倒闭了，父亲不得不回家和母亲一起务农。

那时候分田到户还没有几年，母亲是个好强的女人，起早贪黑地硬是将几亩贫地整成了肥田，一家人蔬菜口粮的余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真正着急的是父亲不上班了，家里没了拿现钱补用度的地方。

到了真要为父亲谋划找事时母亲才真正犯了难。父亲虽然书读得不多，但因为读那点书，竟误了学门手艺。当时乡间最吃香的便是学做木匠和砖瓦匠了，接不完的活，工钱又高，做得好头脑活的人几年就出师自己接活了，到后来当包工头发家致富的更是大有人在。实在没手艺的就只能出力气跟个师傅后面做小工了，和泥担土抛砖，打下手做力气活挣点钱贴补家用。一开始，父亲是完全拉不下面子去做小工的。

别看父亲平时性格憨厚面善和气，骨子里却倔强着，母亲说不动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说动了他去做

生意。母亲东家借点西家借点的总算筹齐了本钱，于是跟着已经做了许多年生意的小姑父后面，做卖桂圆红枣的小生意。几次三翻下来，母亲不得不再次认命：父亲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人，每每出门，同样的本钱同样的货，小姑父赚得眉开眼笑地回来，父亲亏得愁眉苦脸回来还得陪着笑脸看着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听着母亲的抱怨和数落。

但是，父亲有没有赚钱对于作为孩子的我们来说，并没有放在心上。父亲何时归家对我们来说才是天大的喜事。父亲是个孩子气的人，好脾气，随遇而安，对孩子慈多于严，溺多于责。在无数次生意失败后的归家里，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总是尽着所能地为我们带回一些礼物。大多是一些时令水果，也有一些极少吃到的精致小吃，或者一些女孩子们喜欢的小头饰。在通讯不发达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外出的归期大多只能靠别

人带口信传达，或者母亲自己推测着告诉我们。知道了父亲的大概归期，日子便有了新的期待，随时可能出现在家里的父亲是我们最大的惊喜，还有他一样一样从装行李的袋子里如变戏法般拿出来的礼物。

后来随着多次的做生意失败，加上我们四个孩子日渐长大陆续入学，花钱的地方更是多了起来。父亲不得不接受现实，加入了民工行列，做了许多年的小工。因为所跟工地常在别的城市，父亲每年能回来的趟数并不多，除春秋秋收时回来帮母亲，其他也就是春节回来了。每每回家，父亲依然坚持着一定给我们带礼物。我们围着归家的父亲，一边开心地叫着，一边小手急不可耐地翻着行李袋找礼物，边上是父亲开心的笑——这样的场景早已定格成一幅画了，一幅永不褪色的温暖的画。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终于明白，那幅画里，归家的父亲才是我们最想要的礼物啊——可是，父亲却离开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李志超

小女孩用了半天的时间画公园。画面中有跳舞的阿姨，有悠闲散步的爷爷奶奶，有跑步的叔叔，人们的笑容像鲜花绽放。画的一角，一群小孩子在欢乐地游戏。最醒目的是画面中间的一个机器人警察，他身上亮起了红灯，警报声也响起来了。他右手举着一个蓝色的手铐——也像是一只口罩，向着跳舞的阿姨们跑去。小女孩解释道，这个机器人是缉毒警察，他身上有感应器，发现病毒就会响起警报。他手中拿的是关病毒的工具，会自动把病毒吸进来，不让它们在外面害人。

妈妈把小女孩的画拍照，用电子邮件发送，参加文化部门举办的全国抗疫作品大赛，竟然获得了儿童组一等奖。

疫情得到了控制，封锁解除了，人们重新获得了自由。小女孩说，是她的缉毒警察消灭了病毒，她可以回奶奶家和小弟弟一起玩游戏了。

在路上

徐云菊

秋风吹起的这些日子，颈椎疼得更厉害了，连带着胸椎跟着疼，特别是在做家务的时候。人没力气不说，呼吸也是常有困难。我果断开始走在去医院这条路上。

CT诊断报告单上醒目地写着：“颈椎弧度稍变直，椎体形态未见明显异常，C3-4、C4-5、C5-6、C6-7椎间盘未见明显膨隆或突出现象。”这个结果看来，还不是最糟糕的。

负责医治我的是蔡医生。蔡医生自然是姓蔡，名文乐。人如其名，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我还是想夸一下他，又斯文又有乐趣，这是不看脸的一种感觉。当我们用心去看一个人，往往能把这个人看得更真切。

治疗的时候是做中频和针灸。做中频一次20分钟，针灸一次30分钟。蔡医生给病人针灸，会和病人亲切地交谈家长里短，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心想下一根针要刺下去了，我很紧张地等，没想到针落下去的很多次都是悄无声息的，除非个别穴位比较疼才有深刻的感觉。我是很怕疼的，可有时候不免又想，疼何尝不是活着的证明，也就释然了。

一连趴着50分钟，额头也刻下了印记。蔡医生说：“趴着很难受吧。”我说：“还好。”人生很多事情已然预见，何尝不是轻描淡写而过，何况这件事我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当我和蔡医生说起做家务的时候胸椎疼得很厉害，他说：“怎么这么爱做家务呢？”不指名，好像在说别人。我知道他的言外之意，这种情况少做点家务就比较不会疼了，因而笑着没有回答。旁边的实习生小姑娘却忍不住为我抱不平，说：“谁爱做家务啊，都是迫不得已的。”大家都笑了。整个病房一下子好像搬到了家里一样，充满了欢声笑语。

又一次理疗结束，走出医院，下了场雨，天快黑了，面包房里飘出一阵阵香味。晚餐临近，小城安静，人来车往也慢了下来，也许远方有伊人在等候。再次独自走在这条路上，思绪万千……

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致敬中国医生！他们自觉承担起了国人健康的使命，是最可爱的人。几千年来，他们默默地充当着守护神的角色。且看今朝，新冠疫情席卷而来，多少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多少人以自己的方式冲锋在前，不辱使命，敢于担当。这群为民请命的人，是真正的中国脊梁。这颗璀璨的明珠闪闪，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光耀。

以前我是很怕去医院的，自顾自地觉得这个充满双氧水味道的地方很恐怖，如今却是这样平常。这个我们迫不得已才去的地方，同样是充满人情味的，有时候还觉得很暖。

眼看着就快要开学了，抓住假期的尾巴，这些日子我几乎天天跑医院做理疗。期待遇见更好的自己，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我两个月未见的孩子们和亲爱的同事们。诗也简单，心也简单。用心去做一件事，对待一个人。

生命虔诚温柔，风起于青萍之末。在这些营养锅里炖中药，保温杯中泡西洋参的日子里，不知道这条路我还要走上几回，终究不畏惧了。路，亲自用脚去丈量，也许我们会看见不一样的地方……

诗两首

林美懿

父亲是一条弯曲的河流

父亲是一条弯曲的河流
他这一生需要经历许多波折
从白昼走到黑夜
从波涛汹涌走到风平浪静

绕过山路十八弯
在吴田山里蜿蜒前行的河流
学会从水流湍急的上游
向平缓的下游过渡
学会低下身躯
从茂密的树林穿过

身上裹挟着再多的泥沙
原本清澈的水质变得浑浊
也依然水路清晰
向辽远的未来层层递进

这条弯曲的河流
一生都在勇往直前地奔跑
直至水流干涸——

月亮是潮湿的

请不要告诉我
那天夜晚的月亮是圆满的
是温柔，善解人意的

要不然她怎么会让
开得炽烈的桂花一瓣又一瓣
落在冰冰凉凉的院子里
怎么会让飘荡在晚风中的落叶
至今还下落不明

孤独的秋蝉喊了一夜
也没有人搭理
父亲茶桌上沏好的菊花茶
已经凉了半截

这个中秋节的夜晚
就连月亮自己
经过潮起潮落的大海时
身上也是潮湿的——